

25.16

怒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七輯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一年四月

主 编：李道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木春富 涂 新 李道生 李嘉郁 张宜盛
段 俭 杨 毅 杨尚礼 彭兆清 黄利颜
窦桂生

责任编辑：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七辑 1991年4月出版

编 者：《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印刷者：丽 江 县 印 刷 厂

发行地点：六库——怒江州政协文史资
料编辑室

报刊准印证：（云刊）字第17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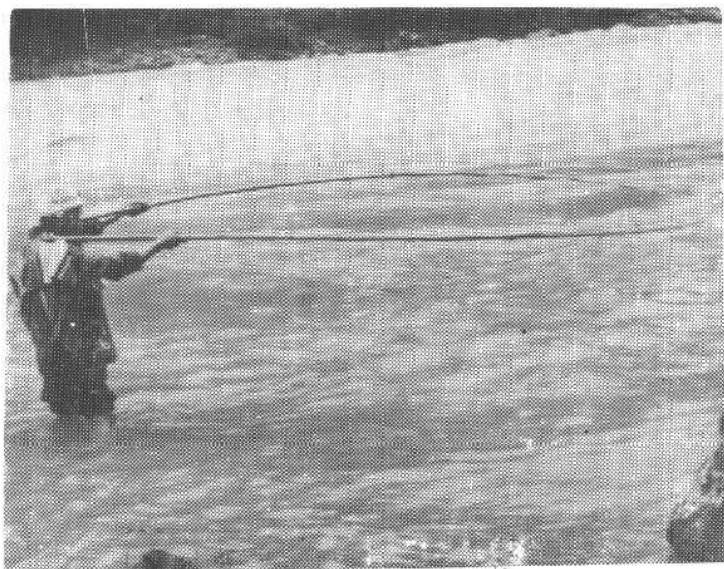
工本费：1.50元

(一) 贡山县群艺馆干部就独龙族民间文艺问题走访州政协副主席席独龙族孔志清同志。图为孔志清同志家里的现场访问情景。



(二) 贡山县新成长的傈僳族医生深入农村帮助藏族群众防病治病的情况。

(二) 在独龙江上猎手开始张网渔猎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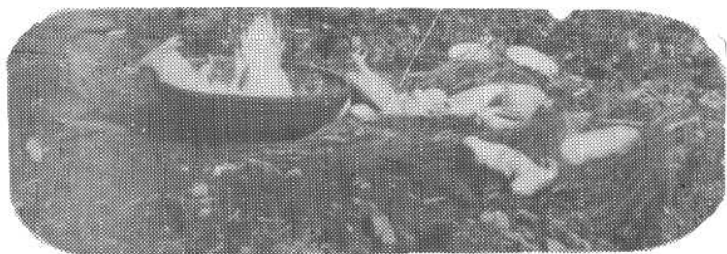
(四) 两个独龙族猎手在山头小憩时相互交流经验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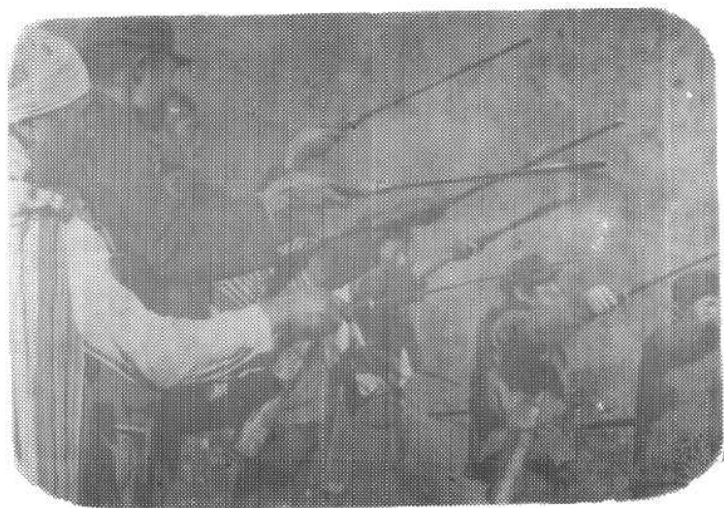
（五）整装待发的独龙族猎人。



（六）狩猎前按习俗先祭猎神的场景。



(七) 猎神祭品陈列。



(八) 祈祷猎神，让猛兽倒在刀下。

目 录

解放初期的民族工作

我最难忘的事·····	
全国政协委员、州政协副主席 孔志清 (独龙族)	1
党的光辉照耀我成长·····	
州政协五届主席 褚有本 (傈僳族)	6
边疆民族心灵中的一曲壮歌	
——回忆建国初期边疆民族工作队组建经过··何澍霖	13
我对学习民族语言的回忆·····和致祥	21
水乳交融的岁月·····张翼	24
我进怒江工作的片段回忆·····藏族 郑杰	28
对卯照乡开展民族工作的回顾·····崔向弼	32
防病治病密切了党群关系·····黄有祥	36
回忆解放初期贡山医疗事业二三事·····舒寿群	42
贡山电影事业发展简介·····胡志明 口述 彭兆坤 整理	48

民族经济史料

怒江州矿业资源开发史况·····木云湘	52
盐都——喇鸡井·····张宜盛	61
高山井的由来和发展·····李桂馥 王仁烈	67

民国时期贡山商品流通史况·····	李 华	72
中元白棉纸生产简史·····	施光耀	74
泸水橘子栽培经过·····	艾 纶 整理	77
建国前泸水县积谷备考录·····	艾 纶 整理	79
四十年代末泸水税收田赋征收史料·····	杨镜诚	81
民国时期关于怒江地区契税问题的争论·····	杨镜诚 整理	85
兰坪县第一条公路——剑兰公路修筑始末·····		
	陈鸿林 整理	91

民族科技成果资料

使用新技术造福于群众·····	梁志恒	97
-----------------	-----	----

抗日战争史料

怒江抗日战争大事记·····	李道生	整理	99
追忆入缅抗战片段·····	彭志刚	余应祥 彭兆清	口述 整理 115

民俗资料

独龙族狩猎活动纪实·····	余 新	119
贡山怒族的“楼打初”·····	张联华	125

历史人物与事件

有关弄更扒起义奏折的点注增篇·····	王恒杰	127
---------------------	-----	-----

文史研究

关于考证鲁掌欧家族属的一些依据·····	杨 浚	137
小议怒族由火葬改土葬的原因·····	和福龙	140

社会史料

- 一贯道对泸水的渗透及其被取缔的经过……白学刚 整理 141
抗战时期喇井的霍乱流行……和金光 辑录 144
附：《飞龙桥赋》勘误表……（云龙县志办刘全） 145
《提摩提武的简历》等文勘误……（本刊编辑室） 146

图片资料

民族风情剪集

- （一）（三）（四）……尹善龙 摄
（二）……刘开弟 摄
（五）（六）（七）（八）……余 新 摄

我最难忘的事

全国政协委员 孔志清（独龙族）

1938年5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余德俊教授来贡山独龙江考查植物资源，因我读过几年书，粗识汉文汉语，被请去做翻译和向导工作。考查结束后，余先生在返回途中路过大理，恰好设在大理的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干训部，开始招生，余先生便去学校联系（据说他的老同学在此校任职），介绍我的情况。于是，1939年7月校方来函，通知要我去该校读书。这样，我跋山涉水到大理，成为我们独龙人进内地上学的第一个。

1945年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独龙江（当时称倮江）。第二年，经设治局批准同意，让我从父亲手中接任乡长职务，这样，我成为我们独龙江乡的第三任乡长（第一任乡长是孟开，第二任是我父亲孔目金）。同年底，因美国运输飞机失事坠落高黎贡山山顶，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上山捡铁片铁钉。这样一来，上面便以管理不严，不负责任为借口，无理关押我三个月之久。这个问题发生后，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为此，从1947年至1949年，我连续三年封闭在独龙江，拒绝出来参加任何会议。

1949年8月20日，我接到县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文龙主任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现在贡山已经解放了，让我继续负责主

持独龙江工作，要做好团结稳定工作。接信后，我及时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原来，听说解放了，群众不了解实情，思想顾虑很多，很多人都想跑出境外躲避。通过反复的宣传解释，独龙族群众的思想才逐渐稳定下来，终于没有一个人跑出境外去。

1950年开春后，我来县里，刚好进藏部队一二六团在茨开驻扎。团长高树勋召集我们开了一天座谈会。会上，和耕（代理县长）和高团长都给我们讲解党的民族政策。还发给我一份共同纲领文件，要我学习，并向独龙族群众进行宣传。我把这份文件带回独龙江。而且，很快组织群众学习。在没有外来干部援助的情况下，我尽最大的努力，宣传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政策。独龙江地区很快得到人心的稳定，社会的稳定。

1951年，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让我上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在学习快要结束时，上面通知说：中央不久就要召开中央民委扩大会议，要各个民族都派代表参加。因为我们在民族学院学习，而且大都是各个民族的上层人物，这样我被推选为出席北京中央民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我们怒江的代表，是由张旭（碧江县县长）负责带队去的。

1951年底，我们从昆明出发，乘火车到遵义，从遵义坐汽车到重庆，再由重庆乘轮船到汉口，然后由汉口上火车到达北京。我们到达北京后，几乎每天每夜，时时刻刻都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之中。

这次会议，开了十五天。由董必武同志主持，会议期间，还组织大会发言。我们怒江代表中，我和福贡县的霜耐冬都发了言。我们大家都殷切请求见一次毛主席。经领导向上汇报后，我们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

1952年元旦那一天晚上。上面通知要我们七点前到中南

海。晚上八点，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民族代表。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大家都万分高兴，不少人高兴得流下了泪水。

七时，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几分钟后，在一阵热烈的鼓掌声中，敬爱的毛主席满面红光地一步步走向我们。这时，雷霆般的掌声欢呼声阵阵响起。毛主席走上台子，向各民族代表挥手致意。毛主席身旁，站着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记者们跑来跑去的拍照，忙得不开交。而我们个个都呆了似的，看着毛主席和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神，泪水模糊了双眼，幸福占满了心田，我们忘了一切，都希望时间停住不要过去，好让我们把敬爱的毛主席看饱看够。

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就是死九次十次，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接见结束后，是联欢晚会。有什么节目，演出效果怎么样？我一概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参加了联欢活动。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地，人睡在床上，但一点睡意都没有，眼睁睁地一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了很多很多，也想得很远很远，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遥远的故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辛酸岁月。

旧社会，称我们为猿子或曲子，从不把我们当人对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独龙人，才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才第一次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独龙人的今天。如果没有党的民族政策，要想上北京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另一件最难忘的事情是：1952年元旦后一天，上面又通知说：明天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我们各族全体代表。这个消息一传开也群情激动，个个手舞足蹈，高兴至极。

当晚，我睡在床上，心里象煮沸的开水样不能平静。心想：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要接见我们各民族代表。我作为独龙族的第一个代表，第一个上北京的人。假如总理问起我的民族，我该如何回答？我为此彻夜不眠。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我们全体代表都集中在礼堂里，不一会儿，穿一套黑色毛制服的周总理从大门徐徐走进来，依次同每一个代表亲切握手问候，问姓名，来自那一个省，是那一个民族的代表，总理走到我的身边时，他伸出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问我叫什么？从哪里来？我高兴得热泪盈眶，回答总理说：“总理。我是从云南最边远的独龙江来的。”我想了想，继续对总理说：“旧社会，别人都把我们当做野人对待。汉族人称我们是猿子，倮狻，或叫倮人，倮倮族喊我们为倮帕。”

总理问我：“那你们民族是怎样自称的？”我连忙回答：“我们历来都自称是独龙人。”总理听了当场就表态说：“你们就按自己的称谓叫独龙族好了，再不能用其他民族的称谓了。”

这时，有西南局的领导王威周同志在场，周总理就对他说：“老王同志，该民族的族名就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叫独龙族吧。其他民族，从今后，一律不准使用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听到这里，我的心热得滚烫了，嗓子咽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世代代被唤做猿人的独龙人，第一次以本民族的意愿，使用了独龙族这个族称。这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新生，那个被人欺压侮辱和受奴役的时代

将一去不复返了。

北京参观结束后，又组织我们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参观。在南京，刘伯承将军在百忙中还亲自到驻地看望和接见我们。

到上海后，我们住在黄浦江边的一幢二十七层的大厦里。据带队同志介绍，这座大厦在旧社会，一般中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只有外国人才能自由出入。上海，是外国人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天堂，而对广大的劳苦人民却是一座人间地狱。

参观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看到边疆和内地的差距，也增强了我们努力建设边疆的信心。

1956年，我们独龙族聚居的贡山县，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而我，却出乎意外地被选为自治县的第一任县长。经过近三十五年的建设，贡山，这块昔日贫困落后的穷山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出现兴旺景象。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改革开放，贡山的建设事业会更加前途无量。

（彭兆清整理）

党的光辉照耀我成长

州政协五届主席 褚有本（傈僳族）

怒江各县相继实现和平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初，中共滇西北工委先后派出一批党政干部进入怒江，接管政权，开展工作。从此，长期以来政治地位低下，生活贫困，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视为“猴子不会坐凳子，傈僳不会当主人”的傈僳族人民获得了新生。我作为生在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而今已成长为一个人民政协干部。回顾我成长的历程，深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

为了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建设自己的家园。怒江各县党组织，先后选送一批又一批的男女青年到内地各类学校读书深造。一九五一年六月的一天，贡山县第一任县长和耕同志，亲临我家，同我父母亲磋商让我到内地读书的事，征得同意。当时同我一起选送到云南民族学院读书的，有独龙族青年孔志礼，怒族青年吴佩庭、李绍文，傈僳族青年丰自坚、宗文英（女）等人。因我们从未出过远门，又不懂汉话，和耕县长就派纳西族教师李彬领队，从贡山背着行李、干粮，步行七天，翻越白雪皑皑的碧罗雪山，黎地坪雪山，送我们到丽江专区民委。我们来自怒江的学员，虽然衣着破烂，但，专区民委的同志待我们亲如兄弟，安排给我们食宿，还领我们认厕所、

洗脸间、食堂。更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丽江专区专员欧根和丽江地委委员和万宝同志。在工作百忙中，抽空来看望我们来自丽江各地的少数民族学员，给我们介绍昆明城的情况，教我们市内车辆很多，上街要注意安全，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将来要为本民族人民服务，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丽江休息几天后，我们一共十七人便踏上了前往昆明的路……

在旧社会，昆明是富家子弟读书深造的地方，边地贫民子女无栖身之地。不说进昆明读书，就连汉族居住的坝区也不敢踏进一步。我们到云南民族学院后，学校老师待我们亲如手足，视如儿女，使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因我们是云南民族学院开办以来的第一批少数民族学员，虽说大多数人文化基础差，有的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学校从实际出发，把我们分为文化、政治两个班级，分别开设课程，学员中会讲汉语的搞为班助手，正巧，我在一九四九年读过几天省立小学，懂点汉语，就把我编在文化班，把我和傣族学员万芝秀（女）同志安排为班助手。当时，我们班的班主任曹康文（中共地下党员）、杨德浚（中共地下党员）和教师白祖莫（大学生）同志，让我们每周都汇报一次学员思想情况。曹康文、杨德浚老师还经常把我叫去他家，讲给我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性质、任务、目标等革命道理。鼓励我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加入团组织。学校还组织学员上团课、党课。讲授团和党的基本知识，这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团的认识，一九五二年二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五华山省政府里进行了庄严的入团宣誓。入团后不久，学校又组织学员到安宁参观法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墓，进行爱国主义